

何光沪 主编



宗教与世界丛书
THE WORLD AND RELIGION SERIES



不可能的爱

Impossible Loves

[英] 唐·库比特著

Don Cupitt

王志成 王蓉译 汪澜校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不可能的爱

[英]唐·库比特著
Don Cupitt
王志成 王蓉译 汪澜校

IMPOSSIBLE
LOVES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可能的爱/(英)唐·库比特著;王志成,王蓉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1

(宗教与世界丛书)

ISBN 978-7-220-07517-9

I. 不… II. ①唐…②王…③王… III. 宗教—
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B9-49 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9448 号

本书的出版,得到原作者唐·库比特(Don Cupitt)
先生授权,侵权必究。

· 宗教与世界丛书 ·

BUKENENG DE AI

不可能的爱

[英] 唐·库比特 著

王志成 王 蓉 译

汪 澜 校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汪 澜

文小牛

杨 潮

叶 勇

丁 青 李 进

出版发行

网 址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出版集团(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 @ mail. sc. cninfo. net
(028)86259459 86259455
(028)86259524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140mm×202mm
5.375
4
100千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
ISBN 978-7-220-07517-9
15.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624

“宗教与世界丛书”

总 序

提起宗教，人们往往想起西天的佛，天上的神，然而，宗教就在我们周围的世界。提起宗教，我们自然想起寺庙的烟，教堂的顶；然而，宗教就在人们的心中。

作为历时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响最为深广的人类现象之一，宗教与人的世界紧密相联。人类文明的各个部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哲学思想到文学艺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道德伦理到惯例习俗，从科学理论到音乐美术，无论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素质，还是个人的心态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同宗教有着起初是浑然一体，尔后又相互渗透的关系。

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人就是人的世界”，要理解人，就要理解这个世界；要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看其理论，挈其纲领。

当代宗教学家贝格尔说：“宗教是人建立神圣世界的活动。”世界是人所理解的世界，要理解世界，就要理解人；要理解人，就必须考察其一切活动，其中包括人为世界立法，寻求或建立意义世界的活动。

现代宗教思想家蒂里希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和追求；人不但有对自我的意识，有探索人生意愿的渴望，而且有对终极存在或宇宙本原（尽管对之有不同的理解）的意识，有探索它并同它和谐一致的愿望。要理解人与世界，就必须研究形形色色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中包括这种精神性的终极关切，包括这种超越自我而与终极存在和谐一致的愿望。

这一切，都与宗教有关，都显示出宗教与世界的关系。

在构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物质生产、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三个层面中，宗教同第一个层面相互影响，同第二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迭，同第三个层面既相互影响相互重迭，而且在其中还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在了解世界上各个民族或国家，了解它们的文明或文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力兼及于它们与宗教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兼及于它们在各方面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与其宗教的广泛深刻的关系；应该尽力从第一和第二层面深入于第三层面，深入于精神核心。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在对各族各国的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认识中，增添角度，拓宽视野，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进而达到不仅识其形，而且知其神的境界！

对于宗教的人生观世界观内涵的研究，在我国应属一个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尽力从全世界的思想资料中，了解全人类的各种看法；应该尽力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借助对这些思想资料的思考和批判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增进人类对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从这些思想的无尽长河中，掬起涓滴奉献国人，并且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国人可以将新鲜的活水，汇入其中！

何光沪

1988年1月于北京

“宗教与世界丛书”

再 序

“宗教与世界丛书”的“总序”，写于1988年。这次老搭档汪瀛要我写篇新序，添些新意。初觉不必，但经他提起旧事，蓦然回首，竟有隔世之感，遂觉有话要说。

七年来，丛书出了20种，从选题到译文，自己都不甚满意。然而各方面均有好评，我想，这不过是因为在宗教领域，学术性的、高品位的、严肃认真的书还是太少，而我们这套书，至少在主观上还是力求符合这三个标准的。这些年来，诸多的困难，小环境的、大环境的、经济上、非经济上的，都捱过来了，如今得到一些从好评产生的支持，我们在心存感谢的同时，更当努力走下去了。我有一条原则，叫做“目标不能认错，里程在所不计”。当然，但愿目标能更准一些，做事能更多一些。

这些年，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人在谈论“宗教热”，确实有大量现象在引起人们更多地注意宗教问题。我想，

这里至少有两点值得思考。第一，在科技日益发达、生活日益便利的现代社会，种种“宗教热”现象提醒我们，人类最深刻最多样最难满足的永恒需求，还是在精神方面，人是不能在物质生活中得到最终的安宁或真正的幸福的。超越自然、超越自我而走向终极的态势或趋向，是文明的动力，是文化的灵魂，也是真正的人的精神。作为终极之人间反映的宗教，正是因此而不衰的。第二，在价值和观念日益多元、诱惑和压力日益增加的现代社会，种种“伪宗教”（或“准宗教”）问题提醒我们，人类由于自身的认识局限和意志自由，是多么容易认错目标、选错方向、误人害己、酿成灾祸。事实上，使人失足的伪宗教的特征，即自我膨胀和偶像崇拜（崇拜卡里斯马型的个人、团体利益、意识形态、权力地位、金钱肉欲、个人安乐、一己解脱等等并为之献身），其根源正在于把包括自我在内的世间事物，即蒂里希（Paul Tillich）所说的次终极的东西，误当成了终极来崇拜。

面对社会的世俗化和人情的冷淡，宗教热的兴起是自然的；面对宗教的多元化和人世的纷争，冷静地对待宗教热是必需的。这种冷静并不意味着冷淡，因为它要求的是理性和爱心。我相信，理性和爱心不但不违背真宗教的精神，而且有助于造成宽容和开放的心态，从而有助于社会生活的安宁和精神生活的提高。

本丛书追求学术性、客观性和包容性，当然是想要促成理性的冷静；至于编者希求宗教之提高和向真之心，则只能借孔夫子一言以自白：“知我者其天乎！”

何光沪

1995 年于北京

作者致中国读者

法国大思想家雅克·德里达曾经写道：“我们所有的爱都是不可能的。”我想，他可能指的是这样的意思：如佛教徒所说，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流逝的、含糊的。生活就是这样，它绝不会容许我们渴望的那种爱始终得到实现并可随时拥有。

我在本书中沉思了我们各种不可能的爱，因为我试图发展一种新的宗教思想，这种思想教人学会放弃渴望绝对之物，学会接受生活本身。生活是甜蜜而忧伤的：获得和失去、喜悦与痛苦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都只是凡人，我们现在必须通过太阳式的生活找到我们“永恒的快乐”。

在西方，由于西方正统基督教教义的确立由来已久，我的书很快就引起了争议。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诸多的新观念更有机会被接受，甚至受欢迎。鉴于此，我

很乐意将本书献给中国读者，并希望你们喜欢它。

唐·库比特

2007 年 6 月于剑桥大学

中文版序言

唐·库比特是当代杰出的后现代宗教哲学家和后基督教神学家。至今已经出版四十多部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信仰之海》、《告别上帝》、《最后的哲学》、《太阳伦理学》、《改革基督教》、《空与光明》、《后现代神秘主义》、《上帝之后》、《存在的宗教》、《快乐之路》、《生活，生活》、《无物神圣？》、《人生大问题》、《不可能的爱》等。

《不可能的爱》是《人生大问题》一书的姐妹篇。该书将由美国 Polebridge 出版社于 2008 年初出版。中文版则稍早于英文版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感谢库比特的慷慨，免费授权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读者来说，同时阅读这两本小书会有更大的收获。

在《人生大问题》中，库比特告诉我们，由于我们已进入后现代社会，传统的形而上学已经崩溃，哲

学实在论业已倒塌，相应的，神学实在论、道德实在论也都一并倒塌了。在此背景下，人类的意义和价值问题面临新的挑战，传统哲学中出现的所谓“人生大问题”又开始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在那本书中，库比特从后现代立场重新反思了西方传统上出现的各种人生大问题。他企图通过提供新的理解来解决当代人所遇到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库比特要我们坦然地面对我们的生活，生活本身就是最大的宗教。生活是唯一的，是一切，我们需要不断地与生活作斗争、相妥协，生活也是我们最好的教练。他要我们坦然地面对生活本身所具有的偶然性、短暂性和有限性。他要我们过一种表现主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就是他所说的太阳式的生活。

库比特是不是把太阳式的生活视为最好的生活？是的。他在多部著作中采取多种方法让我们明白过太阳式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而《不可能的爱》一书则是对太阳式的生活最好的注解。

库比特说，我们有很多种爱都是不可能的。这些不可能的爱包括爱死者、爱大爱及永恒的分离、爱死去的上帝、爱失去的东西及爱不可能的东西、爱不可能的理想、爱无目的之爱等。很多的爱，我们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却还是爱他（它）们。我们通过追求这些不可能的爱尝到生活的种种滋味，这种滋味又苦又

甜，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感觉似乎越来越好。

库比特认为，爱这种不可能的爱具有非实在论的性质，是一种生活的锻炼。我们爱不可能者，这只能是以非实在论的方式进行的爱。我们的生活是偶然的、短暂的和有限的，我们需要勇敢地面对生活的一切，而这些不可能的爱却是让我们以非实在论的、表现主义的也就是太阳式的方式生活。换言之，通过这些不可能的爱，让我们可以体验到太阳式的生活之可能。

库比特认为，他的这本书是沿着德里达开启的道路前进的，具有相当的原创性。他对人类普遍面对的不可能的爱加以梳理，并进行了后现代的、非实在论的解释，其中得出的很多结论非常富有启发性。

库比特在《人生大问题》中，指出了我们在当今时代重新面临人生大问题，并对传统的各种大问题作了系统梳理，然后提供后现代的解释；在这本《不可能的爱》中，则指出了我们如何可能过上一种太阳式的生活。他通过分析各种不可能的爱，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活之特征，从而锻炼我们，让我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在这个后形而上学时代、后基督教时代能够快乐地生活。

王志成

2007年8月18日于

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基地

序 言

在过去大约十年时间里，我逐渐越来越关注这样的观念，即尝试重新创造宗教思想本身。其部分原因在于，没有一个主要的宗教传统能够一成不变地生存下来，这一点已经变得相当明显了。哲学和历史的批评已经完全摧毁了它们（或者如果它们允许这样的批评，它们就会被摧毁），并且善良好意的自由主义者也不能将其现代化，因为自康德和黑格尔以来，哲学的变化太大了。任何一个主要的宗教传统所提出的修正，都不可能既满足现在的追随者，又满足充满批判精神的哲学家。然而，尽管现存的一切宗教思想传统在理智上崩溃了，但是我们依然认为宗教是重要的，我们必须考虑尝试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大部分人依然将宗教与信仰上帝及死后生命联系在一起，也就是与追求超越感官世界的更高、更真实的灵性领域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纯粹是属人的

世界中，这是我们的语言给我们的世界。它完全处于一个层面上，是有限而无边界的，并且没有外在性——我提出尝试要为这个新的且仅仅是属人的世界重新创造宗教思想！不可避免的，我所提出的是某种非常不同于传统的关于“宗教”的观念。这些观念之间存在一些连续点，但这些连续点并不会立即显现出来。如果最终你拒斥我的观念，却依然要严肃地对待宗教，那么对你唯一合适的选择是基要主义。或者，如果你愿意完全放弃宗教，那么被坚定地确立起来的就是今天的后现代娱乐文化，它是大众的选择。

吸引我大规模地重新创造宗教思想的第二个理由是：确切地说，在1998—1999年间我已发现日常语言中蕴藏有这样一种重新的创造。^①我曾认为——并且我依然认为，即使我是少数人之一，这一发现也是非常重要的。柏拉图让哲学追求成为超人，成为人类之师，并且它一直延伸到尼采以及之后。作为一种回应，我已经充满希望地尝试将哲学民主化，并且，现在令人高兴地发现，普通人和主要哲学家们的思想目前正在彼此平行地发展着。这已经让我能够对我的批评者说，

^① See *The New Religion of Life in Everyday Speech* (London: SCM Press 1999); *The Meaning of It All in Everyday Speech* (London: SCM Press 1999); and *Kingdom Come in Everyday Speech* (London: SCM Press 2000). The discussion was taken a stage further by a second little trilogy, all published by The Polebridge Press of Santa Rosa, California: *Life, Life* (2003); *The Way to Happiness* (2005); and *The Great Questions of Life* (2006). See also *The Old Creed and the New* (London: SCM Press 2006).

我自己的思想并不像他们常常宣称的那样是如此异常极端和客观。我可以对他们说：“我没有试图用**我自己的**观念蒙骗你，我只是想向你表明**你自己**已经开始想的内容。”

所以在接下来的第一章，我将对我重新创造的宗教思想作一简要的勾画，就我能够勾画它而言，请不要忘记我的宣称：这是**你已经思考的内容**，因为大部分内容甚至所有的内容都已经写进你自己的日常习语之中了。说到重新创造的内容，我重申：我们必须完全不在意旧式传统的组织化的宗教，这种宗教与一个特定的文化领域和语言、一个关于堕落和救赎的巨大的宇宙论神话以及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区分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取而代之，我们把宗教视为“灵性”、一种个人的宗教方式。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我们个人的生活方式，需要对人类处境作出一种合适的回应，并据此使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自己、使我们自己的生活“富有意义”并对整个人类生活世界的整体价值和美作出一份微小而独特的个人贡献。凭借这种方式，我在为别人获得拯救做点事的同时发现自己也得到了拯救。

从组织化宗教向灵性的这一普遍的转变可以用这一表达式来概括：“**从世界、灵魂和上帝转向生活和我自己的生活**”。我们的世界观是后现代的和虚无主义的：只有属人的生活世界，语言构造的世界，一个没有绝对的起点和终点的世界。在这个短暂的人生舞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扮演一个短暂的角色——我的生活——并且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找到一种生活方式，通

过这种生活方式，一个人可以成为他自己并学会以他自己的方式做他自己的事。通过强烈的世界之爱，我们能够拯救自己，同时我们也让那些跟随我们的人生生活得更有价值。

今天，许多人或者大多数人认为属人的生活世界没有客观“意义”或者“价值”，甚至没有实在性，除非人类自己将这些东西放进去。因而当今的宗教关心的，不是从罪中发现救赎，而是克服虚无主义。达成这一点的生活方式被称为太阳式的生活。^①它是生与死之综合：我们的生活总是表现性的、转瞬即逝的——我们如此强烈地委身于生活，好像我们凭着过一种总是死亡的生活征服了死亡。

在这一背景下，有一本称之为《快乐之路》的小书就是讨论“忘我”的实践如何能够在宇宙性和无我的情感中找到大快乐的。本书要讨论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可能以各种不可能的爱的方式展现出来的那些内容，这些不可能的爱包括对不存在的对象的爱和对得不到的人及观念的爱。休·雷门特·皮卡德（Hugh Rayment-Pickard）再次对我最近的初稿提出了有益的批评。

唐·库比特

2006年2月于剑桥

① *Solar Ethics*. (London: SCM Press 1995).